

翠袖乾坤

伍淑賢 最近才看完非常好看的法國喜劇《非常4女婿》，講一對法國中產父母有四個女兒，頭三個分別嫁了阿拉伯人、猶太人和中國人，到了...

巴黎的另一面

現實世界的巴黎，看來並不是《非常4女婿》裡，彩虹般的多色人種和多元文化，可以輕鬆搞笑、和一家的美麗浪漫。可以想像，單是部分極端回教和主流社會之間的衝突，加上青年找不到出路等政經問題，已經非常棘手...

海闊天空

蘇狄嘉 每次外遊，均會刻意安排遊歷當地的博物館、美術館、大劇院、文化中心等文化藝術機構，適逢其會的話，更會購票進內參觀展覽...

眼界大開的展覽

《聖殿》經卷與使者：羅馬時代以色列地區之考古發現展覽，以一塊約於公元前後一世紀期間寫成的希伯來文石碑《加百列啟示碑》為中心...

抗日勝利後張愛玲的新聞

翠台聚

黃仲鳴

近日逛書局，買了兩部有關報業的書，一是丁潔的《華僑日報》與香港華人社會，二是台灣連玲珍主編的《萬象小報：近代中國城市的文化、社會與政治》。《華僑日報》一書錯誤甚多，有機會再談。《萬象小報》乃多人合著的...



此書乃多人合著，各篇引證資料豐富，論證嚴謹，值得細看。作者提供

幾度消逝的村莊

故鄉，始終讓我魂牽夢繞，但她卻漸行漸遠。我記憶中充滿童年樂趣和濃郁水鄉特色的故鄉村莊，先後幾度消逝。我的故鄉在長江入海口的南岸，吳淞口西北方向約十五公里處的一個小村子。從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我記事起，就記得我出生的小村子只有五戶人家，家家都是小平房...

起的一個一排排整齊齊新樓房的大村莊；原來的小河都被填平了，村莊的西側開了一條南北方向的大河，運貨的拖輪拖着一節節長的拖船，鳴着汽笛，為寶鋼運礦石、運鋼材。這河又寬又深，河裡已經沒有童年時我常見的小木船，孩童們也不能像我小時候那樣下河摸蚌和捕魚捉蝦了...



昔日水鄉風情十足的吳淞口已變為先進的現代化外貿港口。網上圖片

Clean New Year

尹樹廣 二〇一五年新年伊始，Happy New Year 候聲不絕於耳，微信、短訊、郵件中的各種祝福紛至沓來。除夕日，新舊交替，我值夜班，忽忽應該「新年新氣象」，馬上清理起辦公桌上堆放的報紙書刊來...

一顆紅心

一復復始，萬象更新。二〇一五年剛開始，坊間陸續發表了不同的二〇一四年總結報告，其中有一個很有趣報告來自非官方網站，分析了外國互聯網、網誌、最流行二十萬個詞及電子媒體網綜合的數據，得出二〇一四年最流行字、最流行名字。上年度最流行的居然不是文字而是一個「紅心」符號...

嘉華哥哥

王維基將台慶也定在與無綫同一天一月十九日。可有信心他日慶會鼎盛過TVB嗎？「在這分秒必爭的電視世界，這才是競爭氣氛，也是一種宣傳，以後是否留得觀眾就要有好的製作了。據調查，去年亞視收視贏了HKTV，那又如何，我最關心的紀念日只有我和太太Jumbo十一月十一日的結婚紀念日。」

羨慕呢；雨後，我喜歡到小溪裡捉魚，看着小腳魚噙着水逆流而上，多數被我捉住，也有捉不住的，眼看著逃入河中，多有趣又發人深思。秋天，我喜歡用蚯蚓當誘餌，坐在河邊釣蟹子；到傍晚，我踏着皎潔的月光，走在稻田間的小路上，總有蟹子爬出來，成為我的手中獵物；秋天也是菱角成熟的季節，我跟着大人，坐着小木船，在清澈的河水裡穿行，雙手不停地摘菱角。菱角剝掉殼就可以吃，又嫩又甜；成熟的菱角呈褐色，外殼很堅硬，可以儲存很長時間，屆時與紅薯、毛芋頭一起煮着吃。我小時候家裡窮，與村裡的多數小孩一樣，把菱角當做糖果糕點來吃，只有家裡來了客人了，大人可能煮點菱角，既招待客人，也解我的饑。冬天，我和小夥伴們在場地上打雪仗、堆雪人……直到1970年我大學畢業離開故鄉，來到黃河邊津浦鐵路穿過的這座省會城市，故鄉的美好記憶就一直就這樣定格在我的腦海中。沒想到十年後，我對故鄉的這種記憶被割斷了。1978年，由於寶山鋼鐵廠項目建設的需要，我家的小村子要拆遷安置，家人曾來信讓我回家拆掉老平房建造新樓房，我因為工作忙，第二個孩子剛出生，手頭又沒有錢，就放棄了。待1981年我帶着3歲的女兒回故鄉時，記憶中的故鄉消失了，生我養我的那個小村子連同周邊的幾個小村子全沒了影蹤。小村子被合併了，代之而